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一三

鄭氏藏書
PDF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里顧詹類宮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祀子奉天子命寔來固將為國毓材以竣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

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
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
厥事某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
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旣弗獲終辭則
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爲命僕者豈欲相與講
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
人之正灋也請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
昔之學校乎昔之圯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闕
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
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

此宇之本閔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
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
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
此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
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
之寶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
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
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
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
則凡天下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

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故府可窺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記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
習修潔為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
弟既連蹙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
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為義塾聚英材
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評地於團源後吉壤焉
五山輻湊婉婉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
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為學者藏修之
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為堂一旁列齋六
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

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
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
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
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
子曰宏曰應豪者寔來叟請而不厭予惟周官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
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
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爲己任故其修
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
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

以克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
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
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
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
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畧豈無意耶蓋多為
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
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于後顏曾
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
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為
智力行以為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

者其可不以聖賢爲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後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于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利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爲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要必

有講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
有學已弗翅足其尚以贅為哉吾知君之志非
止於是也故為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
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
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
敢質也學者姑即盡已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
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後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
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

其高第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
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于學八月上
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
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
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
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
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
出使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之以
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
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

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良齋魏
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
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
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顯國
實倡邪議亟君父而事寇讐采范二公以史官
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
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讐豈論亦浩然
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
官儒宮垂用矣顧拜䟽閣門亡虛日竟以是弗
容于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

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
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
其溥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
警其媮作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
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
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
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眈如李謫仙之流
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爲令卹民隱重教
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
君子尤世俗指日以爲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

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廼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其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闕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

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
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
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
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
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
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
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
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
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

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 聖朝文治休洽

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
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
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
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
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
世之立竒見尚新說求出乎前入所未及耶凡
亦因乎天而已蓋自首楊氏以惡與混爲性而
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
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彞倫爲教而不知天

叙之不可易周子生平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
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
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
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
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而刻滅彛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
蒙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
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
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
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

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
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
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
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闊迂已之良貴
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
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
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
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
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
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

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
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
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
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
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
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
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
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
踐是豈四先生立敬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
南邦之士者哉

楊文莊公書堂記

浦城夢筆山寺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爲
本縣令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
此山旣去以文學節義擅聲中朝為薦紳標式
後人即其處為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
守李公大異作五大字表其額按公名徵之字
仲猷甫冠通群經尤刻意於詩得騷人之趣時
李氏王江表公耻官為廷杖策走中原以顯德
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嘗論 太祖有
入望不可典禁兵 國初出司征于方城繼為

大興峨者二縣令 開寶中召還寔以登用

太宗尤深器之青宮淑建命爲首僚付以羽翼
之寄世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之受知聖
明者不專在是也昔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戮之
妣思無盡節於隋文皇寵以高位前世大度之
主率常以是觀人況我 太祖 太宗之聖哉
夫放麀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柱國公之忠於
所事如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 二帝之
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固萬
世臣子之法而 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

之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丹徙而秦又
再轉而蜀山川益寥遠風物益淒涼昔之詞人
墨客悲傷顛顛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
咏皆脩然自得亡秋毫墮穰意胷中所存其亦
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睞至摘其詩雋語筆之
御屏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其人而公獨得此
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定陵尤被寵渥
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選雖未
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凜凜玉雪亡一節可
疵後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

下而清風雅操奕奕相望浦城人物之盛自二
公始 紹定改元七世孫震榮將新其書堂之
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圭皆
指貲相之震榮謂其盍爲之記藐是晚出匪工
干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
聞知故爲推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
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於時
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復見而吾
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若夫卑取澳認志於榮
寵利事溫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

當必有此其類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
與歸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旣驅南
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于中喟然曰吾與
其縻於印鞅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
境也昌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蕘叟相後於隴畝
之上澗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爲樂哉且吾先世
以來榮勲文章之錄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
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

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
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
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
于朝白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真某曰吾
之志如是子其爲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
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
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
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
聖人於成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
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

與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

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
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
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眈眈然無所於糴縣大夫
熟視亡策則專配之今出烏吏舞智其間細民
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
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帀直翔則糴平則止民
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閔侯喟稍修
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寔來覈
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
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

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諸
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
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
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
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故約以見緡質見
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
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
無麥未臧孫辰告糴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
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
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

公在位又不儲之素而耀於既饒固春秋之罪
人矣后世為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
以旣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
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
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
夫麗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園寂四
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
也竊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
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為
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

生無孔乘術鞭笞束木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
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
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
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
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
亥冬迄明年秋積米九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
莫之繼也以書屬子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
兩廡曰聊爲吾民留飯盍豈無來者續心燈鳴
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
能有如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

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俟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于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摧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未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者顧譽寶舍先賢先師之位在于焉而廟殿規摹殆類浮屠氏公爲感然弗寧迺屬郡學職詒書于南

宮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爲圖以來命掾吏
之才者眡其役撤去陪厦敞爲新宮凡二十有
大楹昔之闡鬱修焉亢爽於嚴奉祀事爲宜又
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眡禮弗協則別爲大
門徙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奐然應圖合
法旣又斥其贏財覽舊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
於學門之南起寶慶三年冬某月訖明夏某月
告成州學正迪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諭曰自
侯之粒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
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公固亦侯之志願有

以識之其惟疇昔之後蓋嘗自詭盡心矣而堂
皇門闥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累公况於
休戚情偽之窈微其不屬耳目者何限然則前
日之政所不獲臯湘民也幾希其於是竊有感
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
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官而雜浮屠之制猶思
所以正之况今之世華居而貌道儒名而墨習
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抹乎推公之志
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諛而揚
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

伯而筦商申韓矜權智驚功利之說不得施也
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以爲天常人紀之
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審其
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
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爲然哉人
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
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
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揚雄氏所以爲善啓發也
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
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

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
是乎哉諸君幸以爲然則願告于公而刻之公
以慶元倫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粹德
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
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勿齋記

江西方士楊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
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
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
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爲禮而欲絕之

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子疆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偽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即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履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况園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爲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云者雖毋爲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屬屬焉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中履褫棄而體居攫呶鬪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旣不能外是

以爲安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
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
矣今雖寄迹于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
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
告之况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顏願一
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
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
記雖然勿之爲義吾字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
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
顏淵迺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

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
吾之爲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
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
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爲求仁
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勝私
窒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稟稟乎不
可犯也蓋去惡弗力則爲善弗勇勿之一辭所
以爲鑿強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楫也休文而
誠有志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

可不勇於自拔也哉休文名至質今爲閣阜講
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品題在紹定戊子十
月甲子建安真某記

觀時園記

繇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巘靡迤相屬
而廬阜爲之最岷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
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楊瀾左里爲
之最夫是二最者東南山川之巨觀也而南康
曹公之別墅實當之中爲所性堂次爲歸然堂
又爲冲佑閣匯澤觀八景亭九三湖五岳之勝

攬之凡席間無留藏者公曰湖莊之觀偉矣然
吾先君崇本務實之意則不可忘也嗟惟先君
奮迹農畝志在及人自其始仕也創小亭於居
第之園命曰觀蔣焉以示不忘民事之難蓋將
發其所蘊以澤斯世而連蹇弗耦志不獲伸今
吾幸得承緒業襲世科其始念不過服廩州縣
盡瘁爲民以疇先志而已逢辰休嘉出藩入從
會 明天子垂精問學俾執經侍左右方將望
髦焉日効忠益而疾病奪之奉身來歸得復與
農圃爲伍躬自課督萃衆芳而列之梅先人所

其愛故園一種號千葉者迺其手植益求數百
本叢而爲小山潔白芬馨若挹遺烈自餘四時
之花實有未備者蒐求增益亡一闕焉鄉也園
圃之趣少而江湖之思多今其二者始畧相稱
然觀游之樂具則本實之意衰吾懼吾子孫不
復識先人之志也於是執麥與菽間以畦蔬倣
舊規作小亭以臨眺之而搃名其園曰觀蔣夫
天壤間一卉一木無非造化生生之妙而吾之
寓目于此所以養吾胸中之仁使盎然常有生
意非如小兒女翫華悅芳以荒嬉媮樂爲事也

若夫嘉穀良稷則民命所關周公作七月召公
賦公劉孟子陳農桑皆以是爲王政之本學士
大夫其可一日忘諸乎吾之揭是名也蓋以不
違先志又將使後之人不違吾志也未仕不以
躬耕爲耻既仕必嗇民力必重民時穀祿受於
已當思耘耔之勤勞政令加諸人毋忽田疇之
利病幸而立於朝則以周召子墨子之言迪其君
夫如是則吾父母再世之心庶乎有弗墜不慙
名園別館廼縱佚之區竒葩異植特奢靡之玩
祇以爲損而非以爲益也旣以詔子孫且詒書

某俾爲之記某曰公之志則美矣然聞公之得請也蓋上重以事久煩者文昌嘗少忘黃髮之咨哉擷東籬之孤芳賦南疇之嘉穗雖有淵明之雅趣而恐不得以遂斯樂也顧其所以名園者有補世教故不辭而書之若乃湖莊舊觀已見於西州劉公所志者此不復書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泉人思之愈久而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某之爲郡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某廼

始撤而新之蓋公之去郡六十年于茲矣或謂
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某曰記禮者不云乎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考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而本其所繇致者道學與自修而已爾古之君
子講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願乎其外也
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己之正而及物其積之
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雖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
期至是哉憧憧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虞
者有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爲人
所思要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皞皞有間矣

若忠文公之於泉其庶幾德之盛善之至而民
自不忘者乎蓋公之學以誠身為主資本剛勁
而能切剛融漫以卒歸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
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睦之風形于州
里以之立朝則蹇蹇諤諤言人之所難言至其
治饒與變以及于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
凌霏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
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噓濡姑息
闕然自矜于民者也哀痛慘怛有父母之心戒
令飭正有師長之教仁義之相頌也剛柔之不

偏用也未嘗斲民之思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
自荀卿子性惡之說行為政者大抵芻狗其人
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義化吁使民性而果
惡也則凡暴君汙吏之所爲亦將思之矣弗彼
之思而此焉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而卿之言
所謂賊其民者也然公所臨凡四郡去輒見思
而泉人思公特深豈非詩書文獻之舊俗其知
理者眾尤易以誠感乎游公之新此祠也雖順
其民之欲然非心之同道之一其能及是耶觀
其志之所慕足以知其政之所法後之思游公

者又當如今之思公也烏虜懿哉是役也董之
者南安征官趙崇端蓋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
者也發其議者揭陽尉林彬彬泉之善信士也
祠成游公大書而揭之宗正趙公某又書其堂
之扁尊仁賢以樹風教二公志也亦某之志也
故樂為之書紹定二年九月辛未真某記

孝友堂記

紹定己丑眉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
命佐洋川莫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焉居一日
從容言曰掌之先以詩書為耘耔禮義為屋廬

其家雖貧而其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
燕於無窮初曾伯祖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爲之
子是爲先大父大父之事親也躬躬如有畏廩
廩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杖且弗免焉拱
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晚喪明甚貧無筴
侍大父日聚徒營餼合間則走數十里而省問
焉躬致澣濯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
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
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
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

必涕泣休澣掃墓上率徬徨弗能歸伯父晚嬰
未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贍之女
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姊最憐
我柰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吁此吾祖
吾父之至行也掌木佞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先
廬以圮告因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悅
齋李公為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瞻題榜惕
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
世敢斬一言記之何如予為之嘆曰書云惟孝
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

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
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
忠交友不信皆以爲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
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
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
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
不敢忽况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
犬馬猶然况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
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

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
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兼
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詔無窮
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
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
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
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
母之蠱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
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
苟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為非孝也戰兢臨履終

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而斃猶爲非孝也不深
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
何有於推遜不明汲壽之義則纖微利害之必
計何況於死生又非深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
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
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
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
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
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
爲道心發之爲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

子所期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
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殘事
然其為將來之戒者亦不得而畧君之曾伯祖
諱蒙字養正太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
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
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具其記

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
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
稟士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

謁款于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菽垣
其闕植以叢桂氣象一新矣獨稟給之費莫知
所自出每春秋舍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
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惕焉為弗寧下車餘二年
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
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畫果詗予
願有志于為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
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
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為之長
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况士者又同

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即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既大矣乎世之爲吏者鮮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爲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或漫不訾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攘於豪民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廼獨怒焉由已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后已推此念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

厚矣士之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
門人有以不耕而食疑其為素餐者孟子曰君
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
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章大於是今士之廩
于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
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
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
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為人而士之
所以為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况士
哉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

墨汲汲焉以微利達為事而本焉之莫知是則
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
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及於國使人知君親
臣子大義大頌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士本指
侯名元圭字某寔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
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
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群
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于

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燔民於善也育之以保
正命牖之以全王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
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
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
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
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
人遠矣而言行風績廩廩具有鄉人子弟猶有
所觀灑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
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
然有百代標表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

可觀迨至 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
為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
公則嘗守郡而卒塋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
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
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
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流之
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維周侯
寔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竊慶某年浚儀
趙侯與愆來宰宜興以扶敦導人為首政居二

年民用化服廼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
下咸秩于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
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空或寓皆用故
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
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
同我桑梓有為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
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
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
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群弟子者非一至其
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

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
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
回雍所從事者為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
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
最勝處甫成而端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
俟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
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為義泉嶺蓋長樂

福清之脊其中支益北紫紆盤礴凡三十里積
水二十四陂至參溪其山為魁山其水為龍潭
面山臨流有廟焉即淵肅孚濟廣佑侯也潭之
深不可測而穹山桀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
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庇生人屢膺

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廟祀凡百數命秩之崇
惟侯為第一自唐開元以來焯著靈異閩中記
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出其
家懇于神不崇朝迅霆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
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民以神為依敬之如父

兄師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勞復應禱部使者上其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熙中加封寧濟嘉定十七年又加封廣佑邑人既皆悅甚於是具官陳其錄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其按祭法有功於民若扞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之有大造于茲土其得爵號實甚宜乃撫其事俾刻于甌牲之石且為教道 上帝之命與 明天子之意冀邦人於亡窮其辭曰

魁山兮崇崇
蒼淪亡極兮魚龍之宮
皇皇

后帝兮睠此南土
俾神宅茲兮有衆爾主

噓吸雨暘兮指瘳風雨
盪滌乖沴兮攘除

妖災有蛟螭兮血人以自飽
是震是悼

兮奮厥天討
有兇額額兮猶蓬之群
恍瞻

靈旗兮悸若獸
犇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

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
明明我后兮子視

萬方曰民爾恩兮我豈爾忘
既賁之以鴻

名兮又申之以顯
彌中興百年兮三焜煌

其紫諾民事神兮何窮
神報上兮焉從異

材出号棟王國岷安居号蓀滋植公家号
王圭將便潘号神之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

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略等書以慮十數家博攷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以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

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某書彌月始盡卷
則喟然曰美哉書乎 聖祖 神孫之功德元
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
其要而求之則自 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求
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
仁立國而不雜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
濶百家邪說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
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
嘉祐 治平以前廊廟之訏謇縉紳之論建相
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

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
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
謂參苓朮朮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
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鼐琮璧不
足以便用而錯然前程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
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三蔡熾其說更倡
遞述至于黼貫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
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鑑而盡
得之真我 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
者所當熟復哉 啟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

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啓發天
聰緝熙 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閭下士雖無階

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
可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序無以是聞于上

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

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

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

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早遊天子之

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

于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于

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
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途之艱羈旅之苦也
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
之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泐則君旣列之篇
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眞某
序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
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
以載其言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

也集猶縉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
郡志成於嘉泰之初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
載蓋略備矣至若各鄉鉅儒之論述騷人詞伯
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夫碑碣所志楹
壁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盛麗而志
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年謂
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
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爲我輯之李君旣承命
則退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
爲四十卷而公括田廩士之本末與郡人所編

島夷志則別爲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大抵主於關教化存典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集成而某至竊以謂爲此邦之吏者不可以此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績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其能自安乎爲此邦之士者不可亡此書蓋凡前脩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槩度也有一節焉之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漱濯其芳潤抑末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爲此州建

明施置以幸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戊寅十月甲子建安真某序

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爲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爲技一至此乎其後官于都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夸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

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伎之雖琴亦鄭衛矣
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效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
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饑
寒留落困悴無慘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
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
定林酌寒泉而拊修竹長夫忻然爲鼓一再行
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宕
而不流淒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
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

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衆矣顧
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
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爲之歌曰古音
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
自戰國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娛衆所棄
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方爲圓眞子所
耻兮霜風脩脩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
兮予將俟子於仙游從子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

壽夭亨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則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歎之未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巔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萬桂社規約序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歎曰嘗知飢

者可與語耒耨之利嘗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
功否則以為漫然而已憶余初貢于鄉家甚貧
辛苦經營財得錢萬囊衣笈書疾走不敢停至
都則已憊矣此再舉鄉人廼有為所謂過省會

者

八錢十百
故云

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

親友之贖始舍徒而車得以全其力於三日之

試遂中選焉故自轉輸江左以迄于今每舉輒

助錢二十萬示不忘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爾

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

約其為益又可知也蓋紓其行以養其力一也

無怵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匄貸以養其節三也
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
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為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
百有奇濂溪楊公所以嘆其不如莆之盛也林
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
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為勸駕之
官而未能復續食之制竊有愧焉姑捐庫緡五
萬佐之且以為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
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也凡鄉閭有義舉皆
勇為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

傳景裴文編序

清源傅君景裴以所為文編史說視予予孰復
而歎曰盛哉傳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
學為兄祐正臣一傳而為忠肅再傳而為至樂
又再傳而樞密大坡之弟兄文章錄前後相望雖
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傳氏之學雖本於獻
簡公而草堂先生季公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
之文為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
蚤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
又出於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

自襁褓能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
染不習而熟其能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
樞密公於建安時景裴統六七歲娛戲其親之
側眉目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如
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爲可羞也
已雖然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
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不可以
無師而大坡者真景裴之師也予昔徜徉盤谷
竹隱間聆公餘論蓋濟岱典刑之推自伊洛源流
之正萃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爲當師也子盍歸

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余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
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卧西山之草廬掩閑謝客足不越中賓
門之域者將期年于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
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
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
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主之門者也酒數行作
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
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

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子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

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爲害而未能勇
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
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予以克己告之克云者
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
誠欲絕其私意之萌蓋亦感勵奮發如去蝨賊
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
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
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爲要敬何所自始
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

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予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爲予筮得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爲予筮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無不利夫誠出於中曰孚無心之感曰咸爲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而重卜信哉其不誣

孫生名守榮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
徃徃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育于心者聞余
方買田以養矜寡廢疾之在吾上者感然歎曰
守榮盲故念人之盲也其將歸發其橐聚同類
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榮一筮
師耳能因已之疾而悼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
有力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焉存心其所
濟不旣多乎予重其術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
以遺之

感應篇者道家做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
義出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途志弗克
遂故常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
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
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
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
者不能悟而解也顧以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
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捐金齎鏤
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
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

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為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
為感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發也人之一
心虛靈洞徹衆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
其既發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
亦各以其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於
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
首章注義最為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
涉於幼恠者要皆為警愚覺迷而設余固未暇
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嘆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
華自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收藝以至器用之末
何莫不然姑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
爲篆再變而爲隸又變而爲眞行變之極爲草
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姿態百出古意蕩
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竒偉不常予
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
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
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
甚少愛而說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

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與此子之
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子第
行當必有知子者紹定元年十月余君將之東
瀾書以遺之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輩為稱首予謂負輩
第能知升沉脩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
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蓋其言曰胷中正則眸
子瞭然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又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盎於背觀人之法

盡於此矣。繡溪錢生風鑒甚高，更當於此具一
隻眼。若但能知升沉脩短而已，則非予敢知學
易齋書。

贈顧涇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顧於一而
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
者也。上下數千年間，能兼而通者，唯管公、明郭
景純、李淳風僧一行數人而已。豈不艱哉！廬陵
顧君涇，邃於陰陽五行之學，以之占天，則神以
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術名，未有能過之者。

也予乙酉趨朝遇之於衢梁君見謂曰公之此行不滿百日當歸而果然蓋其驗如此非神而能之乎後四年謁予粵山之下相與論考卜岡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藏骨之地屬其有東溟之後故書此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歛然自下願聞爲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

猶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
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
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
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
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
以中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
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
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
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

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
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
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
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
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
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
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
為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

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竒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為古文不幸齋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為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

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
經徃徃闕其秘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
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
時問學一本於誠間嘗取上帝臨文之義而名
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
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
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為力哉然而以
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
賢之所以為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
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

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
猶持塵昏之鏡而照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
哉君之於學旣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
及博參於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
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
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
君之四子名干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旣篤學
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
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曰建安真某序

傳樞密文集序

觀文殿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為三十八卷以視某曰先兄平生為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其可傳者謹第錄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以他嗜好獨耽耽文字間居常誦書日以寸為程當沈酣痛快時至不知飢渴寒暑其初志蓋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沈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墨致位高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

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復泯泯不
揚是重不幸也吾兄嘗知子子其為我序而傳
之可乎某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
新進士上謁請問作文之灋公不鄙而教之甚
至其略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
劇讀而精甄之則射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
日矣惜其時尚少所問者科目之文而已今觀
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乎其長袖善舞多財
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郎黃
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雍公亦

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淳蓄日以
富笑談戲劇輒成文章至其為詩有三百餘韻
者昔雲龕先生述王初寮之文有曰幽耿透射
若貫珠隙明麗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之文亦
云雖然此猶其少作若應用云爾晚登朝廷議
宗廟大典禮援據駁析出入經史百子衮衮數
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也則公之
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宣城一書意慮懇
款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
以勢未可勝為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

悉欲治其在我者以竦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
邊意銳甚公之待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傳會
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
自負要不錄錄蓋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
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睛腦立朝與行已本末
要可攷此其為志何如耶一不幸用非其時生
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昔之君子寧坎壈其
身不肯少溷其跡以合於世其不以是夫顧念
昔者獲從公游距今裁二十年趨來溫陵墓木
拱矣撫念疇昔為之慨然故於竹隱之命不敢

固辭而叙其槩于篇首使覽者致詳焉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
相望其他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
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
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群嶽之
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吐義府也若張萬
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
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
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入名

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况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己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為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

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
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
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頃洞
交至迭起之變嗟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
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
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
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
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
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
立之庫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

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
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
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
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
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
二十日建安真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始余為護漕使者聞江上之邑有繁昌焉曰是
必其民殷而俗阜稱是名者也屬歲大侵予躬
出按視舟行過蕪湖數十里望濱江居民廬舍

以百數舟人指曰此繁昌縣也余舍舟而登眺
其人窮餒困瘠甚於他邑其市區列肆荒涼岑
寂有淮甸之風予竊異之曰豈歲凶使然耶父
老愀然曰吾邑在承平時幾萬家田利之入需
乎其有餘魚蝦竹蒿柿栗之饒以自給無不足
者南豐曾公之記具存可覆也建炎盜起邑剝
於兵 開禧之後旱蝗相乘天實爲之尚奚咎
若夫無旱蝗無兵盜而吾蚩蚩之氓常若不安
其生何哉賦有常期墜掌爭先斂有常目以羨
爲賢饒涎如川猛令如虎火猶可遙鑿更殺我

余聞而太息曰賦歛之苛慘於兵盜貪饕之威
烈於旱蝗宜其昔以繁昌名而今以窮悴告也
吁此非長人者之責而誰居余友湯仲能擢進
士第始吏於繁昌將行求一言以別仲能勇於
為善者也余故以昔之所聞於父老者告焉夫
仲能主簿爾民之感憂愉樂非其所得專然猶
之玉焉所韞之山土木晶潤况其職可以及人
者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若余之行事以
足為子道者獨念日去溫陵時嘗以治泉得失
問於郡僚李公晦公晦曰君為政三年其可以

無愧者二盡已之忠與不息之誠是已余雖感
懼不敢當然居官臨人要必以二者為本蓋一
毫不自盡不足以言忠一念不相續不足以言
誠已未忠而覲人之我從已未誠而責物之應
我天下無是道也余方日夜以思求進乎此而
未獲者故願仲能之勉之也書來鐔川問嘗所
聞於朋友者其誠以是質之嘉定十三年五月
朔建安真德秀書

張仁父字序

張君以其名宗玉謁字於余余為取戴氏記溫

潤而澤之義字之曰仁甫且告之曰子知余所
以命字之指乎夫仁者五常之首萬善之源其
體具其用博未易以究言也吾子業於醫姑即
子所知者言之可乎鑿經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前輩大儒先生以為最善名狀者也蓋血氣周
流亾所萬鬲雖一髮膚之末無不切諸心門節
脉理壹不通焉四支之大且若無與於我者也
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則
反是焉大哉仁乎上焉用之鑿天下者良相也
下焉用之以醫疾者良工也禹稷阿衡視人飢

溺與弗獲其所者由已使之仁於鑿天下者也
秦緩盧醫扁鵲起沉痾而生仁於鑿疾者也史
言善鑿者能洞視五藏世常疑之夫仁存於心
萬里雖遠如在目睫孰謂仁於鑿者不能窺五
藏之微哉今吾以是命子其屬於若者厚矣且
子之未嫻於鑿也詎能無疾其望於人何如也
今人以疾求我夫何異音者以疾求人邪能存
是心則其察必精其用必仁斯不辱吾字矣仁
甫讀岐伯伊尹之書通五運六氣之學其心又
樂於濟人者故余為之序以勉之

送偶然居士序

鄭君彥祥名瑞浦城邑西里人也善錦囊玉函之術始余謀定吾親及更定吾兄若吾婦氏挾圖書矜技能以登吾門者無慮什伯數卒之管吾親之封於銀山之麓者彥祥也遷吾兄若吾婦氏之柩於屏山之陽桐山之塢者又彥祥也邑之士聞之曰偶然爾彥祥聞之亦笑曰是誠偶然也曷吾求之而弗獲獲之而莫吾售者雖自以為功得乎夫既幸而獲之又幸而主人惟吾之聽而吾之術得用焉此非偶然何哉因自

號曰偶然居士余謂彥祥之言謙矣然觀世之
士有術業同知慮同而措之於事則成壞中否
輒異者豈誠有工拙哉偶不偶故爾莊生有言
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泮統泮
泮統固其所也封者非偶然乎德感於天誠孚
乎物事之至難者也昔之君子固有弭難弭之
留馴難馴之暴而退焉自貶歸之於偶然者夫
退焉自貶不足以損其功而抵以重其美謙之
所以有終吉也且凡世之役情於物者得之則
矜然以喜不得則蕭然以懼夫是以冰灰雜糞

而胸中必須更之寧焉惟有道之士視物之徠如浮雲其去也如墮甌一付之天而莫留吾情夫焉往而不自得邪彥祥之智未足以及此予特取其言若弗自銜者故書以贈之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予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為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昇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

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
於心則夔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
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眊物其
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
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
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
物之性我以善而我弗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
狼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
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
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為貴孟子以為

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
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
珠擲璧之喻冠獮服狙之戒讀者為凜然動色
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
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
未必不眊以為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醪而棄
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
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于潭徵予言以為贈予方

端憂不能言也顧嘗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
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
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
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貧
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藟乎其文而駁乎其
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
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
司為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
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
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

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今而能慊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闇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効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治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為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

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
遡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
聽言動之不敢忽豈靳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
而人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
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碩不甚約
也况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
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
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
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母求之士而求之於身
母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今能行於其身

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
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
毋後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
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
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錄
以授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
于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
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警予矣

詠古詩序

達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龔君德莊所作也古
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
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
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
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
是非今吾德莊所賦遇得意處不減二公至若
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門理義之秘則雖前世
以詩自推者猶有慙色也蓋德莊少而學詩微
詞奧旨旣以洞貫而又博參於諸老先生之書
沉酣反覆不極不止其涵泳又故蘊積豐權度

公故美刺審有本固如是也雖然德莊於此豈
直區區較計已陳之得失哉憫時憂世之志以
以自發則一寓之於詩善善極其褒贊來者之
知慕也惡惡致其嚴冀聞者之知戒也名雖詠
古實以諷今此孤臣獻獻之心人見其優游而
和平不知其殷憂憤歎而至於歿位也古者雅
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
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君以
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惜惜之語廩焉為之
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亾凡日接

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
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矣今德莊之作倘幸為
太師氏所采陳之王前歌工樂史朝吟夕諷其
所啓悟感發顧豈少哉夫春秋推見至隱善觀
人者察其所安德莊之詩於前史所取或貶而
絀之至悠悠之談所共實議者或乃明其不然
是豈苟異者邪少正之誅匡章之辨衆惡之察
鄉原之譏有不得與俗同者聖賢原情之公心
春秋誅意之大法也世之儉夫鄙人姦媮閃賧
自謂足以誑當世惑方來而不知高明閔達之

士洞見肝萬筆誅字撻曾以道情死者有知將
恨其不及生而改也存而可改者獨柰何其自
棄哉嗚呼斯言悲矣其孰識余之衷情也夫君
名字德莊達齋其自號云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鄆山叅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
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
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
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
巖巖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涵洲

淵乎不見其涯。埃人徒見其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閣門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內祠，彭公予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見，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虜奔盟，中外騷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內批予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當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

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僿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旣鬱鬱胄之鋒退居却掃者十有四年嘉定初起為

內相俄輔大政向來傳筆凋喪略盡而公巍然
獨存遂為一代文宗其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
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惟鉅
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念
昔校藝南宮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達
旦某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為當世善
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為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
公季子治以集序見命某何敢辭建安真某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集卷之二十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